



中国大政治家全传

王安石全传

主编

刘华明

郑长兴

印刷工业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赴京候差,细说往事	(1)
第二章	澶州之盟,丧权辱国	(27)
第三章	停泊京城,官船失火	(50)
第四章	拜访韩绛,推心置腹	(59)
第五章	相府集议,老臣议论	(65)
第六章	便殿论政,皇上点头	(73)
第七章	拟新法,行新政	(87)
第八章	新旧势力,激烈抵角	(103)
第九章	访察民情,实施新法	(115)
第十章	干部不足,包围中央	(129)
第十一章	上下联手,反青苗法	(140)
第十二章	联合排阉,新法顿挫	(148)
第十三章	废除新政,朝野交征	(168)
第十四章	罢朝以抗,新法顿挫	(177)
第十五章	改组台谏,去除障碍	(184)
第十六章	旧人新法,弄权作奸	(193)
第十七章	设宫观院,化除阻力	(202)
第十八章	开罪巨室,后族反扑	(213)

第十九章	浩浩东流,烟尘如寄	(222)
第二十章	农业复苏,府库渐盈	(239)
第廿一章	方田均税,伤及皇亲	(248)
第廿二章	开罪豪强,反扑新法	(257)
第廿三章	天灾地变,新政受挫	(269)
第廿四章	放千钧担,罢相归田	(281)
第廿五章	挣脱名利,逍遥红尘	(298)

第一章 赴京候差， 细说往事

通济渠波光粼粼。王安石的官船，逆水向汴梁航行，越往北水便越混浊。通济渠的流速不大，逆水而行，速度相当缓慢。

这次王安石赴京候差，也未打算出任京官，所以除了一家六口之外，家具行李都极为简单，连老家人都没有带。因此，官船虽大，却不像那些粮舟，载重量大，吃水深。粮船沿途搁浅的不少。两岸纤夫哼着拉纤号子，沉雄浑厚，从那些歌声里，就知道纤夫是多么的辛苦了。

那些都是征来的役夫。大宋的徭役太重了，爱民如子的王安石，知鄞县时，就已经注意到徭役对老百姓的负担。如何减轻那些负担，是富国的一个重要措施。他在鄞县做了不少实验，对于农民的增产绝对有利，只可惜在鄞县知县任期也只有三年，纵然能够改革也有限。何况官卑职小，能够使自己的理想实现，也只不过一县一郡罢了。要使国家强盛，朝廷不全面改革是不会成功的。

——一旦获得重用，非改革这些弊端不可！

王安石所买的是一艘新船，满船充满木香，外缘褚色，船舱却是原色，舱内隔成三个小间，船尾还有个厨房。王安石是特别订造的，贵是贵了一点，但是值得。

雇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买一只船？这是夫人所不能理解的。

“相公，累不？”

“不累！”

“我们这次去汴梁，要住多久？”

“通常候职是一年，但也可能接受京官。”

“那就不该买这只船啊！”

王安石沉默很久，才说出他的想法。这次奉诏赴京，虽然仍不想就京官，过去已乞免就试等谦辞，这次是越次入对，不好再坚持。需要考量的是父母大人去之后，兄弟姐妹也完成了嫁娶，如今再也没有什么理由去搪塞，所以很难预料自己要干什么？一点把握也没有。到底要在京住多久，也难以确定。汴梁米珠薪桂，居更不易，买一条船比买栋房子便宜多了。

“我们在汴梁很可能住在船上。”王安石说。

“很好啊！这样也可以省一点。”

“这可能要委屈你们母子了。”

“相公！我的好官家，怎么说委屈呢？省一点是应该的。”难得这么轻松，暂时卸下仔肩，终日板着的脸也有了笑容。“你到京一定有很多应酬，住在船上方便么？”

“应酬？对于那些无聊的事，我不会，也不想参加。”

“这怎么成？司马大人、欧阳大人对你那么好，总不能……”

“他们对我的确有知遇之恩，多次保荐，但我也在今上面前推崇过他们啊！”这种互相推崇的事，在大官场上是极普遍的现象。“一切都免了，人贵在知心，不在互相酬唱上。”

“也对！有的地方也得改，不是入乡随俗么？”

“夫人，这种事，少操心，免得老得快！”

四十多岁的王安石已蓄了胡须。

“你知道外间说什么吗？”

“说什么？”王安石茫然。

“……”夫人深知王安石的性格，只默然相对。

“不要紧，你说吧！”

“不生气？”

王雱、王需推搦父亲的肩膀。“爹爹不会生气！”王雱说。

“对！我不会生气！”

“外间说，你是拗相公！”

夫人出身世家，江右名系，大哥吴显道是欧阳修的得意门生，以诗词显世，不少人千里投在吴夫子门下，私庠为之爆满。夫人也是饱读诗书的。

“真的吗？”

“是真的！”

王安石叹了口气说：“夫人，不是我不就京官，实在是……”

“我知道，一家老小十几口，京官俸薄，应酬又大，京官难为。”夫人安慰他说，“如今公公安葬，大姐出嫁，大伯也去世了，担子减轻，今后要想替国家做点事，只有做京官才有可为……”

“我知道。”王安石略为沉默后，说出了他仍想外任的意图。

“嗨！妈妈，你看，爹多脏……”

王雱从王安石的胡子上，抓到一只虱子给夫人。那是一只吸饱了血的虱子，肚子圆鼓而透明，吸的鲜血依稀可见。夫人把虱子放在两个拇指的指甲间一挤，啵的一声，血染红了好大一片指

甲。

“你父亲身上有千军万马啦！”

王安石尴尬地笑笑。从小不重视穿着，一两个月不换衣服、不洗澡是常事。他恨不得一天当两天用，有读不完的书，哪有时间去洗澡换衣服？

不错，为了国家，他得考察地方政治，从基层做起。一下子就做京官，高高在上，哪里知道民间疾苦？哪里知道老百姓要什么？不要什么？看了眼母子三人以后，他想起辞集贤校理的奏状：

“……伏念臣顷者再蒙圣恩召试，臣以先臣未葬，二妹当嫁，家贫口人，难住京师，乞且终满外任，比蒙矜兄，获毕所图。而门衰祚薄，祖母二兄一嫂，相继丧亡，奉养婚嫁葬送之窘，比于向时为甚。所以今兹才至阙下，即乞除一在外差遣，不愿就试。以臣疵贱，谬蒙拔擢，至于馆阁之选，岂非素愿所荣？然而不愿就试，正以旧制入馆则当供职一年，臣方贫甚，势不可处，此臣所以不放避干誉朝廷之罪，而苟欲就其营养之私：下图朝廷不加考试，有此除授……”

这些都是实情，如今家累略为减轻，已无理由再辞京官。更重要的是，自庆历元年入京应礼部试，次年登榜，旋即签书淮南判官，应是有所作为的时候。夫人是只知道王安石精于经义自不必说，医农、杂家亦无不涉猎。至于更大抱负，连父亲王都官都不清楚，因为他从来是踏实行事，不好高骛远。不过夫人说他胸有千军万马，一面固然嘲笑他身上的虱子，另一方面也是指他饱读各类书简、冀图一展抱负的雄心壮志。

出任地方官，无非图个历练，考察地方需要，这也同读书一样重要。故王安石此番进京，更是一展抱负的机会，他得好好掌握。人生机会只有一次，稍纵即逝。不过能外放更佳。

说起读书，一段往事涌上王安石的心头：

庆历二年中进士第四名，出任淮南判官，韩琦做扬州知州，这位带相的知州曾与范大人（仲淹）同使西北，征西夏抗侵略，建有赫赫军功，在朝又是刚毅直谏闻名。在他手下做事，只要被他赏识，便不愁仕途不腾达。但是拗相公却并不刻意求表现，不仅未被赏识，反被误解的往事，在他心中真是波澜起伏。

是哪一天已记不真切了，反正三百六十五天他都是午夜耽读，不觉天晓，脸都来不及洗，匆匆上衙门，那副囚首垢面的模样，看在严肃的韩琦眼里，非常不高兴地盯着他很久。

正要擦身而过时，韩知州把他叫住。

“介甫……”

“大人！”

“你今年几岁？”

“二十三，大人。”

“哦！还年轻得很啦！不要只贪图逸乐，荒废书本。”

他明白，韩琦是误会了。

韩琦是王安石敬佩的宰相之一，如他误解的是公事，王安石会据理力争，但他的误解显然是针对他个人品格。他认为，目前虽被误解，终有一天误会会冰释。水清见鱼，加以辩白反而有沽名钓誉之嫌。于是王安石沉默以对，不幸的是，韩琦以为王安石默认了自己荒唐的行为，从此很少分案给他办。不过王安石也不

争取，任其自然。这样一来，王安石反而有更多的时间去考察民情和读书。

夫人一席话，让他沉浸在往事中。

船过了襄邑，距离汴梁只有两三县了。两岸景色已有很大变化，北方的景致飘入眼帘。

自王雱于胡须捉虱、相谈之后，王安石多数时间都是沉默的。夫人知道丈夫素来寡言少欢，幸好王雱、王霈、王秀兄妹聪颖，偶然中逗得王安石也不得不稍稍展颜。

他们的船载轻，虽是逆水而行，船夫并不很辛苦。漕运的粮船，则须拉纤，拉纤号子响彻两岸。王安石一向仁民爱物、痛惜苦力。对于船家纤夫的辛苦，老大不忍。

太祖把首都建在汴梁，曾有多种意见：有的主张首都应建在洛阳，汴梁是大平原，例如李穆等认为大宋的劲敌都来自契丹和西夏，而那些敌人擅长马上作战，汴梁无险可守，对大宋不利；可是反对者则认为洛阳固为古都，漕运却不便利，京畿的给养困难，便不能在洛阳建都。

选开封有利有弊。石敬瑭割让云燕十六州，对大宋防契丹增加了不少困难。从契丹发兵，纵骑不过数日，渡黄河就到汴梁了。

王安石想，幸好有条黄河为天然屏障，不然，大宋在那批只知尊祖宗之法的老昏庸治理之下，不知富国强兵的道理，大宋江山早已不知伊于胡底了。想到澶州之盟的耻辱，想到王钦若不问苍天问鬼神搞出降天书、封神的荒唐行径，他禁不住长叹一声。

“相公，此去前途似锦，怎么叹气？”

“澶州一役，明明打胜仗，却订城下之盟，每年送给契丹绢二十万匹、银十万，真是我朝的奇耻大辱。”

“只要相公参政，就可保国啦！”

“不瞒夫人说，下官正有此意。”

“那就不要叹气！”

“满朝文武都在那里苟且偷安，要想有一番作为，难！”

江山如画，但将老兵弱，宰相保守，怎能富国强兵？难呀！大宋只要国富兵强，契丹虽强，只不过有些骑兵罢了。以大宋的科学，足以把辽军消灭在平原上。

太平兴国四年，太宗北伐，御驾亲征，本已下太原、平北汉，终因军饷匮乏，士气荡然，又好大喜功，乃有高梁河之败。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澶州一战，竟订城下之盟。说起来寇准是一位有作为的宰臣，但赵恒懦弱无能，契丹入侵，只想逃避。王钦若那批老匹夫竟然建议迁都金陵和巴蜀。

传说中的那场廷议，真的令人齿冷——

景德元年契丹由达览率兵二十万，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告急文书如雪片飞来，云燕守军毫无斗志，只要一接触，不是投降就是弃城而逃。

赵恒夜召寇准、王钦若、陈尧叟等议于延和殿，商议抗敌的策略。

“契丹入侵，北方告急文书如雪片飞来，前线将士不能守土，朕召卿等，商议对策。”

十几位大臣面面相觑。

府库空虚。太祖杯酒释了兵权以后，就没有强将。那时禁军

也只有四十万，一半分在各路，防止地方有二心，中央军总数也不过二十万，如果调集各路禁军，则后方空虚，而各路厢军又是士老兵疲，那真是朝廷的隐忧。

执掌枢密的陈尧叟最是很难堪，自己主管军国大事，当敌人打进国境，却一筹莫展，有尸位素餐之感。

赵恒坐在龙椅上，延和殿灯火通明。

大宋自陈桥兵变、太祖黄袍加身以来，六十几年间，多数都是早朝议政，夜议还是第一次，看来军情十分紧急。

“唐夫，你管的军国大事，达览这么猖獗，半月下六七城，总得提出一个对政策。”

“臣……”这位端拱进士第一的陈尧叟，虽曾有捕亡数千里的军功，究竟老迈了。“契丹夷狄，擅长骑射，一过黄河就无用武之地，臣以为凭河防守足可保我大宋江山的安全无虞。”这是老调了，长城都未挡住契丹，黄河有什么用？

“只守，不足以杀契丹的锐气。”寇准是位主战派，与毕士安连成一气。现在是九月，黄河未冻还可凭河守险，但是，这只是苟安的办法，再过两个月，二十万精兵过河而南，那时怎么办？

“卿所言甚是，得有一套退敌之计。”真宗是个宽仁的皇帝，但懦弱无能，守成不足，开创更别说了。

“目前二十万驻京禁军全部调到前线，也只能阻止敌人于一时，难作永久之计。”王钦若说，“我看不如迁都金陵，再做富国强兵之计，何不效勾践生聚教训之法呢？……”

“咱们一跑就可以了事吗？就可以免于亡国之痛了吗？”寇准咄咄逼人，王钦若听到耳里，十分不是滋味。

朝中大臣深知寇准的性格，他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当殿拉住皇帝议事的往事记忆犹新，那种不要脑袋的作风，谁敢招惹？谁又惹得起？何况这位中书省的同平章事，又是三朝元老呢！

“寇准的性格才叫拗，我算什么？”王安石搂住一对儿女说。

船航行在滩上，速度缓慢下来。

“他是我朝的一根大柱，没有他，大厦就倒了。”

“嗯，多几个寇准，国家就强了。”

篙声、桨声此起彼伏。

“爹爹，赵恒到底亲征了没？再讲嘛！”王雱非常聪颖，摇着王安石的手臂，吵着要他讲故事。

王安石再把前朝廷议之争说下去。

“谁不想轰轰烈烈地打一仗？但兵在哪里？钱在哪里？只要一动就是钱。”

王钦若说的也是事实，但是也不能无兵无粮就这样束手就缚，把大好河山让人。

“纵然拼死，也得拼。不战而降，那会背上历史骂名。”

寇准虽然不惜马革裹尸，却不能撒豆成兵，更不能点石成金。这是军国大事，不是一夕就可以决定的。几个早朝，从白天商议到夜晚，争论不休。

大臣们提出各种方案。

汴梁的初冬，夜晚已经相当凉。契丹的来袭，正如一股从北南下的寒流，让人感到寒意森森。寇准坚持要赵恒御驾亲征，虽然宋军较弱，可是只要人心士气振奋，又配有排弩火器，应是大有可为的，虽不一定能收复燕云十六州故地，把耶律隆绪的大军

阻挡在黄河以北，总是可以办得到的。

在寇准力主一战坚持下，赵恒不能不认真地考虑亲征澶州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唐夫，你倒说说看，我们真正有多少军队？”

赵恒也知道，军队自以文制武之后，都只朝自保的方向建军，消灭了南唐、后周与北汉，对于西北和东北的强敌，却没有一战的心理准备。由于军队过了几十年太平盛世，训练废弛，将校是滥竽充数，贪渎吃空缺，纪律也荡然无存。故赵恒对陈尧叟有此一问，他管枢密院啊！

最使臣子们担心的不是军队多寡，而是素质，以罪犯、地痞流氓充军，为防其逃亡而墨首黥额，待遇又低，战力如何可以想象，连有多少可用之兵都值得怀疑。陈尧叟、王继英虽掌管枢密院，兵权却在都指挥使手里，他们只不过是管花名册的官儿罢了，兵部更是聋子的耳朵，摆个样儿。陈尧叟回奏说：“禁军九十一万、厢军三十六万，除了水师、步兵为八十二万，其中有二十五万是骑兵。”

“辽军入侵澶州的总兵力不过是二十万，我们只要调集骑兵，即足以一决雌雄，为什么要这样怯于对抗呢？”吕夷简问。他这算是越职言事了，不过这时候没有人去追究违制的问题。

“对啊！我们有那么多军队，怎么要缩头呢？”这时主战派的寇准、毕士安连成一气，两位宰相都主张一战，赵恒也振作起来。

“对啊！我们应该一战，没有怕契丹的道理。”

“陛下，兵力不是看数字，这九十几万部队，有四十几万驻

在各州路，西北又摆下一部分，所以可用兵力不多。”陈尧叟和王继英在冷冽的深夜里也冒着冷汗。

“唐夫兄，现在大家要的是个准数，打仗是真刀真枪，要见血的事，不能敷衍……”毕士安等于将军，连赵恒也急了。

但是枢密院又有什么办法？边关告急的文书，一夕数通，而朝廷还为兵源问题争论不休。这就是天下来得太容易，为了防止用同样方法夺走天下，形成重文轻武的恶果。

“爹爹！尽绕着说，快点嘛，真宗到底亲征没有？”

“别急！一个女孩子家，要有耐性，你爹爹怎么说啊！”夫人把王需搂在怀里，“到京还早，慢慢听你爹爹说故事。”

王安石不是说故事，而是在那里说历史。儿女都聪明伶俐，王需、王雱呢，学些诗词就可以了，迟早终究是人家媳妇，对王雱就不同了，王安石寄予很高的期望。

他继续说下去——

本来枢密使是王继英，因真宗不信任，形同聋子的耳朵。他是细心出了名的。这时他忍不住站起来奏道：“回陛下，一部分禁军已在前线，京畿要留守，不能全抽去前方，使后方完全空虚，万一……”说到这里，王继英停住不敢往下说了。

“你说下去！”

“臣不敢，臣有罪！”

“赦你无罪！说吧！”赵恒有些不耐烦。

“继英兄，这是面对敌人的事，不能有半句假话。”寇准毫不客气地把王继英逼到死角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不能有丝毫隐瞒，都这个时候了，我们一定要面对现实。”

王继英是替赵普写写信、草拟点公文书，补了中书省的官儿，只不过凭他的小心谨慎，勤敏任事，当了个太平盛世的枢密使，一遇到这种天崩地裂的大事，就没了主张。真宗之所以不重视王继英，多少是有些道理的了。

“臣万死！唐夫所说的只是个数字，荆湖南北路、京西、陕西、川陕路与西夏接壤，我朝建立不久，南唐、后周、北汉旧臣还多，后方空虚，这这……”“这这”之后，王继英说不出口。他的意思非常明白，万一要有不臣者趁机谋反，加上西夏的李家，国祚堪虑。

王继英没有什么雄才大略，倒是非常细心。上殿言事的大臣只看到契丹入侵，却未虑及后方的问题。主张亲征最力的寇准，一时也为之语塞。

大殿沉默了好一会儿。

真宗点头，这种顾虑是必要的。但也不能因此而坐视北方的告急，无论如何总得想出一个对付的办法才行。

这样沉默下去会闷死人，圆滑、善于察言观色的王钦若想：既然一时想不出解决之道，那就暂时转个话题，打破目前的沉寂。

“陛下，进既不能，退之如何？”

“你是叫朕逃？”赵恒有些挂不住。

“不是逃，逃不是解决我朝与契丹之争的办法。”

“哪！你说说看。”

“契丹最强的是骑兵，这是他们的生活与军事结合的结果，而这正是我朝的弱点，以我之短对人之长，德州陷落是必然的。”

他认为，自关闭西北的榷马场以后，马匹的来源断绝，虽然有牧群司的设置，专门饲养改良战马，但草原、马种都远不如契丹和西夏。

这是实情，他们的人民终日在马背上生活，日行数十百里，是家常便饭。

“说句不好听的，人家的女人都可能比我们骑兵强。”

那真是一团火药，王钦若的一席话，如同把“广备城作”制造的火药扔进殿里，威力惊人。

王钦若时人称为瘦相，个子矮小，脖子上又长了一个大肉球，但却机智过人，擅用心机；他早已看穿赵恒不是英主，没有与契丹一战的决心和能耐，纵然御驾亲征，胜算也不大。再说逼皇帝上战场，危险不仅是赵恒，还有满朝文武可能都要陪葬。那已不仅是赵恒个人的安危问题。所以王钦若早已和陈尧叟商议过一套避契丹锋锐的方案，也可以说是抓住了赵恒的弱点。

“你说是实情，知己知彼很重要，但仅知还不能解决北方之危！”

“我们既知己之短，又知人之长，避其长，击其短，……”陈尧叟帮着敲边鼓。

“我要的是可行方案，别兜圈子。”赵恒非常不耐烦了。

“是的！”

无疑，赵恒已入其彀中。

宋朝在王钦若拜相之前，不重用南方人，朝廷用人也有地域观念。“南人入殿天下乱”，这样的俚谚满街唱。这位江西人，要替南方人出口恶气，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战既无兵可调，府库又空虚，总不能用官兵的肉身去做长城。”王钦若是豁出去了。

“定国，你拣重点说。”赵恒已接纳王钦若的看法。

他站起来，在殿前游走。“契丹强的是骑兵，我大宋有水师，虽然也有骑兵，却因与西北交恶，关闭了榷马的交易场，自己培养的马不能作战，体质弱，气力不佳，管理、牧放又不得法，所以我们的骑兵质量都不能和契丹一比长短。步兵体位、训练都够水准，问题是以步兵对骑兵，速度上吃了大亏，在这种情形下，陛下亲征，只会让殿下冒不必要的险罢了。”

这是合理又真实的实情。这一席话，把主张御驾亲征的一派气焰暂时压了下去。

看看没人说话，他又继续说下去。他认为南方高山峻岭，河道交错，契丹的骑兵再强，地理条件却不利于骑兵。因此，引诱契丹深入，一方面坚壁清野，补给线拉长，必然是士老兵疲，自己却保存实力，一举伏击，消灭契丹的精锐，再挥师北伐，消灭大宋世仇，才是可行的军事方案。

“汴梁的缺点是无险可守。”王钦若咽了口唾沫作结论说，“当初太祖建都开封，是迁就一条通济渠，几条河道上运输上的便利，京畿的给养无虞匮乏，因此，我们舍洛阳而就汴京。”他的分析是合理的。

“这已是过去的事，无补于目前的大局。”王继英说。

“我主张迁都金陵，南方物产丰富，有险可守，目前我们需要的是度过危险，保存实力。”王钦若扫了大家一眼说，“我可能只是愚者一得，未必可行，既是廷议，我们做臣子的，要为国家